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九

下冊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進

辛丑十七年春正月以趙熹為平原太守。

熹能臣

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熹終不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間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遷熹為平原太守

集覽

懷縣注見周

質實

趙熹

威烈王六年

南陽

宛人平原郡名

注見建武五年

辨

二月晦日食○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

氏爲皇后

帝鍾愛麗華欲立爲后久矣陰以郭后有子讓之帝既知其非國休福而義不勝恩是大失也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

集覽

怨懟懟音墜亦怨也父不能得之於子七制解云父

且不能彊其子恕已量主恕已謂諉其責於
已量主謂揣其意於君量平聲知我必不有
所左右七制解云光武自謂憚知我廢后
必無所偏徇而輕視天下也此帝自飾辭
誤恕已量主今按謂能推已之心以度人也
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今按此謂
必不偏愛而動搖國本也太子彊
乃郭后所生恐后既廢併及太子

書法

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繼書立后者
繼書立陰氏著郭氏所以廢也是故

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是年有郁久閭氏而
後乙弗氏廢梁戊午年有武氏而後王氏
廢唐永徽六年綱目皆聯書之所以
志禍本也綱目終書廢立后三而已

進右馮翊公輔為中山王

考異

提要作沛王後無徙中山王輔

為沛王八字 ○帝如章陵

不款曲固佳直而能柔更妙

主德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集覽

款曲顏師古曰周旋貌

質實

章陵縣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

十二月還宮 ○以莎車王賢為漢大將軍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

邊備

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悉服屬焉。

質

實

莎車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敦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

書法

西域之不安自此始故謹書之

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趾

考異

討當作擊據下文徵側徵

貳書斬則此不當書討也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拜馬援爲伏波將軍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南擊交趾

質實

長沙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合浦郡名注見

武帝元鼎六年交

趾郡名注同上年

壬寅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遣吳漢等

討之○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馬援與徵側

徵貳戰大破之

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賊道散走

集

覽

隨山刊道禹貢隨山刊木蔡氏傳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

質實

一統

遠征之苦
當事者所
宜知

志云浪泊在安南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
馬援既平交趾謂官屬曰吾弟少遊常哀吾
慷慨有大志歎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
爲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爲善人足矣至
求贏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
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
念少游語何可得也

夏四月帝還宮○五月旱○盧芳復反犇匈奴

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匈奴遣
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病死

質實

昌平縣名注見

建武十六年

辨

後世明倫
大禮之議
正爲正此
失耳

忘其親者
也

秋七月吳漢拔成都誅史歆○罷州牧置刺史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爲中宗始祠

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

於章陵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
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
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
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
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
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

祖其貴者
疎其親者
此議禮之
甚失者也
胡氏既知
王莽時漢
祚已絕又
知其不與
尊崇藩統
同事奈何
尚使光武
後他人乎
恨不得我
明
世宗時大
典一洗從

陵皆太守令長侍祠胡氏曰王莽篡時漢祚
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
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
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
祠蔑有異等寡恩之譖不聞於當年失禮之
議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宜哀過舉益明而
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

集覽

事太宗
注見成

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帝綏和元年昭穆鄭玄曰父為昭面南子為
穆面北昭明穆欽也取昭以照下穆以順上

為
質實

張純京兆
杜陵人

馬援斬徵側徵貳

進擊餘黨都陽等降之、嶠南悉平、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

故事

集覽

嶠南嶠渠廟反嶺也爾雅山銳而高曰馬援到交趾於嶠南

立銅柱為漢之極界

駱越

注見文帝元年

妖賊單臣等據原武夏四月臧宮破斬之

考異

據永初三年書海賊張伯路四年書青州刺史法雄討張伯路熹平元年書會稽妖賊許生三年書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則此條破字當作討。

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

知哉東海
王也時亦
纔十六耳

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
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
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
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
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

集覽

單臣姓名虜複
姓可單氏後改

單氏音多寒反又常演反原武本鄭州縣今
屬開封府挺緩記月令仲夏挺重囚注挺猶

寬也音

質實

一統志云原武漢之縣名屬河
南郡三國仍舊後魏屬滎陽郡

北齊省之隋置原陵縣唐改爲原武縣屬鄭
州宋省入湯武縣後復置金元改屬鄭州

本朝因之
屬開封府

六月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

太子改名莊

考異

皇字羨據景帝七年書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建初七年書

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皆省皇字

郭后旣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袁宏曰夫建太子所以

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旣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胡氏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蓋不得於義、故不得於言。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得失之分、不待辨而自明矣。○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興雖禮賢好施。

殊有大臣
風節並直
賢外戚也

學

學

臣主俱賢
然與辭之
吏可爲法

而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
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
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後帝欲以興爲大司
徒興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敢
苟冒帝遂聽之以沛國桓榮爲議郎使授太
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
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
莫之及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
使左中郎將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
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
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少府丁
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集覽

遲回注見靈帝建寧
元年春秋之義立子

以貴公羊傳隱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
以貴不以長何休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
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
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
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
嫡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
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
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
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
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也娣
姪注見成帝建始二年重久違之重猶言難
也鮮于哀鮮于複姓哀名也鮮音僊哀音杯
不相好屏去聲素不與之交好以禮讓相厭
禮謂禮儀讓謂謙遜厭益涉反勝也孔子曰

廢后易子
徙廟是光
武三大失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雅歌擊磬雅歌注
見九年磬樂石也今大成樂中石磬是

正

誤

以禮讓相厭
今按厭服也

質實

鍾興汝南汝陽人
丁恭山陽東緡人

書法

於是太子意不自安願備藩國則何
以直書廢后廢矣太子欲不廢得乎

書曰廢太子所
以深探其情也

發明

書廢后廢太子皆不書其故是帝無
故廢之也然太子之廢非帝本心特

以其怨請不已故從之爾綱目何不以太
子彊請就藩國書之要之郭后既廢而陰
后有子太子彊意不自安其所以使之不
自安者誰歟使彊不自致其請亦豈能久